



# 什么值得你狂

日做夜做一份工？失败的滋味？不可能的任务？ TEXT 黄方玲

朋友都说我是工作狂。

尤其是去年，为了庆祝SG50，我在纽约市办了首届草根新加坡艺术节。用整整一年时间筹备，每天工作约14小时，甚至20小时也不稀奇。没日，没夜，也没有周末。

因为这是志愿者工作，大家都认为我是标准的血汗外劳（在国外也为国家劳心劳神的一族）。他们觉得如果我还不是工作狂，那就一定是自虐狂了。

但我不这么认为。

工作狂，意味着一种麻木状态；或者把工作作为逃避的方法，疯狂地投入，主要是为了麻醉自己。

那绝对不是我。我热爱我的工作。从开始到结束，激情不减；只希望尽我所能，做到最好，落幕无悔。以此为乐，乐此不疲，收获是passion paycheck（激情薪水）。

## 狂志愿

本期的主题《狂》，让我想起三个狂人。

美国鸟类学家奥杜邦（John James Audubon, 1785-1851）的志愿是，描绘所有北美鸟类。为了实现梦想，他狩猎、考察、研究，再用双手绘图，画出了七百多种鸟类。他的著作《Birds of America》，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北美鸟类参考书。

西班牙最著名建筑师高迪（Antoni Gaudi, 1852-1926），用了他后半生的精力，来建巴塞罗那Sagrada Familia大教堂。施工至今134年，完成了七成。已有五代人目睹这个教堂的建造过程。预期在2026年竣工，以纪念高迪的一百周年忌日。

我不愿简单化地将奥杜邦和高迪视为工作狂，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梦想，做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贡献。很少人会在看不到

奖励或好处的情况下，投入一生的精力与资源。这两个狂人的故事激励着我，他们的信念贯穿永恒。

## 失败社

五年前，一位朋友Philip Kiracofe在纽约开办了一个失败社（Failure Club）。每个会员自我设定看似不可能成功的目标，来学习克服“与失败有关”的恐惧。宗旨是，锻炼自己去接受失败，面对恐惧；摆脱已经为自己设定的极限，走出自己的安全人生（comfort zone），去尝试已被预定为不可能的事。如果会员轻易就成功，被看成目标太小，‘玩’得不够大，没有突破自己，必须重新来过。狂不？

有些人的梦想是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，有些人想征服喜马拉雅山或者马拉松赛。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目标。

有些梦想之旅可以在一年完成，但有些志向是一生的辛劳。什么是值得你狂一回的？

梦想越大，目标难度越高，面对的挫折肯定会越多。在筋疲力尽时，如何启发更大的能量？在碰了一鼻子灰时，如何保持意志力？‘撞墙’到头破血流时，如何不帮自己找借口放弃？

就如1969年，在多次任务失败后，NASA宇航员带着未必能活着归来的挑战，登陆月球那一刻，人类在一瞬间将“不可能”变成事实。这类历史上的突破，是靠着多少狂人的信念啊！

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如果小时候的志愿已达成，何不创建一个更大的目标来挑战自己？你敢狂不？

黄方玲，考获地理博士学位后，毅然全职从事陶艺创作。狂不？